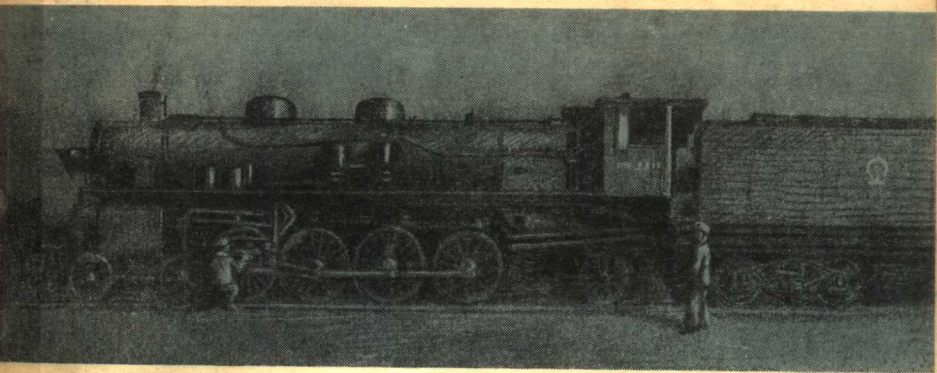




老八噸

鄭固藩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0104

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• 1956 •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個鐵路工人的作品，包括短篇小說“老八噸”等十一篇，都是描寫解放後鐵路工人的新的生活和鬥爭，新的品質和面貌的。作者長期在鐵路上工作，因此他所寫的這些故事與人物，都顯得相當真實而生動。從這裡可以看到一切保守落後、自私自利的思想在迅速地被糾正克服了，而建設社會的熱情，在普遍地、滔滔澎湃地高漲起來。

老 八 噸

鄭 固 藩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谷壹壹號

協興成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977

開本 787×1092 耗 1/32 印張 2 字數 43,000

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(6) 0.18 元

統一書号：10078·977

定价：一角八分

目 次

老八噸	1
往好道上引	11
燒軸事故	19
火車燒泥煤的故事	26
暴風雨中的列車	32
老陳頭	36
給農民弟兄運拖拉機	39
一塊鐵能輾多少釘子呢	43
一點電石碴	47
中斷工時	50
母親	56

老 八 噸

去年春節，我們組包了一台抗美援朝歸國的機車。這台機車在朝鮮前綫被敵人打得都是槍眼，經過電焊補后，車身上東一塊西一塊的，叫人一看心里就有點不好受。我在第一次上車的時候，用我的兩只手把這台“大老黑”做了細致的檢查。當時心里曾這樣想：敵人你能打壞我們的“大老黑”，難道還能打消我們抗美援朝的堅強意志嗎？

那時候，我們組的司爐趙明順，一看別的組包的車都是明光晶亮的，自己為什麼包個“破爛鐵”呢？就沒好氣地埋怨我：

“司機長，你也不看看，這台車的質量是什麼呀？太差啦，咱們要求換一台吧！”

要說車破，表面是不好看，可並不是不能使呀。我跟他說：“我都看過了，‘老黑’的質量並不低，雖然外表不大雅觀，可是咱們包下來也是光榮的，咱要和別的組一樣完成運輸任務。”

他一听我說這個，大概覺得自己的理由站不住腳，話音里就有點不好意思了：“司機長講的這套理論誰都懂，燒起火來，哼！……”

他是怕車破，火不好燒，我就給他打氣：“年青力壯的還怕受點累嗎？幹吧，跑兩趟看看，有困難慢慢想法克服吧！”

就这么着，他才跟着我上車了。我呢？五十來歲的人了，從小入鐵路，擦車、澆油、燒火，一直幹了三十來年了，對今天燒火澆油的伙計們還能体量不到？趙明順的家在鄉村里，每天上下班都坐通勤車。工人新村蓋了新房子，工会主席叫他

搬來住，他不願意來，說家里離不開他。他到鉄路上工作的日子還不算多，投煤技術差點，這樣一來，我處處都得對他多關心！每當跑起車來的時候，我看他燒着燒着火，腦門子冒汗了，就叫我們副司機勤替換着點。

我們的副司機，那真是個好伙計。在車上跟我燒火燒了好幾年啦，從來也沒表示過膩煩，為人老實厚道，就知道悶頭苦幹，有啥事要找他呀，簡直是一求百應，想神法也給你把事办了。我叫他替換趙明順燒火，他大鉄鍬一掄就燒十來站地。趙明順呢，這下子好像是逮着糖餡的了，坐在旁邊的了望窗前，好像屁股上長了釘子，你要不說話，他就老在那兒坐着。我看副司機的小褂被汗濕透了，我就招呼趙明順：

“你在那兒想什麼哩？下來，兩下里勤換着點。”

副司機用大手抹一把額頭上的大汗說：“行啊，再燒兩站吧！”

趙明順這才不好意思地接過鉄鍬，忙着燒起來。

副司機擦着汗，坐在了望窗前伸着脖子看信號：

“遠方好啦！”

“好啦！”我答應着，趙明順也一邊答應一邊湊到副司機跟前，向外望了望，信口說：“這一壠一壠的，綠油油的春麥長得多好哇！”

副司機隨口答道：“是啊，真不錯。”

趙明順緊接着說：“我們家地里長的就不行啦，剛出土不高。”

嘿！你听听，他剛才坐在了望窗前，隔半天，心里想的原來是他那几畝麥子呢。“注意信號！”副司機听我这么一喊，忙着答應：“護站好啦！”

這時候趙明順忙回過頭來，踩開爐門，大鍬小鍬的，添了一陣子煤，又順着窗外望去。他大概是看見站旁大牆上刷的

廣告畫了，我听他問副司机：

“你知道‘農民牌’肥田粉多少錢一袋嗎？”

副司机樂了：“嘿嘿，我哪兒知道，也沒注意打听那玩藝兒！”

車，“卡登卡登”地開着，我抬頭看看汽表，指針正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落呢，你說這多么耽誤事情。人在車上不好好燒火，心里老盤算家里，這還行嗎？“集中精神，別扯閑篇，汽表掉汽了，小心出事故！”我喊了几句，趙明順可顯出不得勁來了，一慫氣添了十几鍬煤，直起腰來陪着笑說：“真个的，三个大活人在車上還能出事？你放心吧，司机長。”

下了車一算計，這趟車不但晚點八分鐘，一个單程區間他燒了八噸多煤，人家別的車頂多不過五六噸就夠了。

就這樣，日子長了，別人就給我們的“大老黑”包車組送了个外号叫“老八噸”，還有叫“老八分”的。抗美援朝有功的“大老黑”，粘上这么个外号，多委屈呀！可是趙明順的心里一點也不覺得压的慌。

這天我們下了車，做完回段點名之后，我就跟副司机商量擦車的事。

副司机挺同意我的意見，他說：“咱們的‘大老黑’本來渾身都是補釘，可不能因咱們人懶虧待了它。幹，擦！”

趙明順呢？也沒說可以，也沒說不可以，他叫我把怀表掏出來看看。當時我心里想：看看表也好，掌握時間，進行工作，心里也有个數。你說他看完表以后說啥呀？“不行，不行，今天我擦不了，一〇八（車次）快到點了，得趕車回家，昨天我父親告訴我叫到市上買肥田粉哩！”說完他就往車站上跑……

這是去年我們包乘“大老黑”的初期情况。在这个時期里，我們包車組晚點足有十几个小時，費煤八十多噸。各兄弟包

車組一提起來都說：“他們有個趙明順在組里攪合着呀，別想好，一輩子也跑不了正點，更節省不了煤！”當人們念叨“老八噸”長，“老八噸”短的時候，真是扎得我耳朵疼！後來我的思想動搖了，心想：跟領導上要求要求吧，把趙明順这样的人給我們換換吧，哪怕調一個比他略好一點的，也不至於把工作搞得這樣糟呵！

當我和黨總支書記和段長開碰頭會的時候，幾次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，可是總也沒說出來。晚上睡覺做夢都夢見“老八噸”費煤、趙明順回家等等這些事情。

怎麼辦呢？一個黨員，遇見困難就灰心嗎？不起團結帶動羣眾的作用，相反地想攆人？不對不對，說啥也不能這樣做！只有把趙明順團結帶動起來，在各方面叫他提高，這才是一個司機長應負的責任。

轉天，各包車組的司機們，借着在段候班的机会，都到投煤的模型室里去練習投煤。我把趙明順找來了，跟他說：“借着候班的時間，你也練練投煤的姿勢、手法，說實了咱們那兩下子，還遠趕不上‘快速焚火法’的要求哩，咱不從學習先進工作法上下功夫，‘老八噸’的外號可就一時半時取消不了。雖然咱把各個工廠用的物資材料都運到了，但是運輸成本可相當高呵，段上各包車組里，就算咱們的晚點和費煤現象嚴重。”

我一說這個，他把脖子一揚，說道：“真背時，‘老八噸’算倒了楣咧，誰都瞧不起，學去，‘快速投煤法’有啥，沒有三天包學會，走，你看着。”說完他扛起大鐵鍬，就到投煤模型室來了。他把架子一拉，“刷刷”地，比划得滿够樣，沒過十幾鍬就亂了套，“叮叮當當地鍬板直碰爐門兒。我看看旁邊的那幾個模型爐門前，小伙子們練得正歡，他們喊着號：“一二三！”“刷——”、“一二三！”“刷——”，我剛要喊：“趙明順，你看看人家。”回頭一瞧，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已經溜走了。

段上的东头正修建鍋爐房，有不少的民工們正在那兒抽烟喝水，我往跟前湊湊，看見趙明順正在那兒蹲着，搖着腦袋跟人家說：“不行喲，虽然家中有地，還做着工，可是賺的工資不够用呀，这么旱的天，有買肥田粉的錢，就沒有錢叫工夫打水啦！”

人家民工們站起來要開始工作了，他還直追人家問：“小麥不如大麥耐旱吧，怎么老打奄呢？”

他听我喊他，才赶忙回过头來笑了笑，說：“怎么啦，司机長，咱該上車了嗎？……”

你不說說他吧，他真不拿工作当工作；你說說他吧，他跟你傻嘿嘿上了。后來到車上，我叫他先把火床整理好，随后我拿着鍬到后边煤水車上幫助他把煤挖到前边來。一边挖着一边告訴他：今天拉的多，足有二千四百噸，精神必須集中，才能很好完成任务，在車上老考慮家里的事，非出事故不可，咱們还是先把工作搞好要緊，今天的运输任务很艰巨，中途要認真执行“拉茲果夫放水法”，勤放少放，不叫咱的“大老黑”出毛病，“老八噸”的外号，讓它一點一點地取消。

这回，他不但火燒得好，汽水升騰，就是放水放的也挺勤。

他真的記在心里了嗎？他的心用的还不是地方啊！車剛一过站，他就放水噴汽，一下子把道岔的信号灯給嗤掉了。站長一打紅旗，我們就停車了。這時趙明順趕緊跑下車去，他跟站長直說好听的：“站長同志，赶快叫我們開車吧，这事是我幹的，信号灯多少錢一个？別往上報吧，等我跑天津給你買一个新的換上。”

站長看他那驚慌的樣子，真是哭不得笑不得。連不愛說話的副司机都急了：“怎么个事？出了事故你不叫往上報，还想隱瞞？”

我忙說：“不行，該報得報，快上來，你別跟站長搗乱！”

他听我和副司机都不同意，上得車來直埋怨：“你以为这是为我个人嗎？報了誰也別想得安全公里獎金了。”他說着生起气來。

我說：“得搞好工作得獎金呀，出了事故不坦白，想糊弄獎金，這还行？”

我和副司机对他的批評，他真有些受不了，臉脹紅着，大汗珠滴嗒滴嗒往下掉，嘴唇動彈了好幾次，也沒說出話來。后來一邊添着煤，自己嘴里叨咕：“你們，又是司機長又是副司機的，一個月賺好幾百工資分，我一个當司爐的才賺多少錢？眼看着家里就沒有錢叫工夫拔麥子！”說着說着他就更沒好气了，大三鍬小三鍬地往鍋爐里添煤，“砰砰叭叭”，鉄鍬亂撞亂响。

當時我的耐性沒有了：“嫌賺錢少就拿‘大老黑’出气？你不知道它在朝鮮前綫受過傷？‘老八噸’的外号在它身上壓着还不够受嗎？”我把他說了一頓。這時副司机趕緊把鍬接過去了，一邊替他燒着火一邊勸他，叫他休息休息消消气，有啥意見下車再交換。

他坐在了望窗前擦着汗，兩眼死盯着一个地方，大概是在想他剛才做的事情太不對了。

這天下了車他就回家了，第二天也沒上來，后來听說是氣病了，有人替他告了假。

我把前后的情况向組織上彙報了。黨總支書記說：“你呀，我的老司機長同志，把問題看得太簡單了，一个在半工半農家庭出身的人，思想上有經濟主义傾向并不是偶然的事，你想說說勸勸的，三天兩早晨的就解決問題？哪有这么好办的事呀！”

我一听就沒說的了。接着他告訴我：“一个黨員不但要在日常工作中起骨幹作用，更主要的還得以自己的模范行動、先

進思想來帶動人，影响人。”

过了几天，趙明順还没有上班來，我心里直打鼓，跟副司机商量着說：“咱倆上趙明順家看看去吧，是病重啦？还是病好了在家拔麥子呢？”

副司机說：“对，咱应当看看去，思想搞不通，也难怪他。”

借着休班的日子，我和副司机買了几斤大銀杏兒，打成一个小蒲包。天挺熱的，又來兩瓶汽水。兩人一提就去了。

下了通勤車就朝小道往村莊里走，打听好了趙明順家的大門，我就喊上了：

“屋里有人嗎？找趙明順來啦。”

“沒人哪，都下地拔麥子去了。”女人的声音。說着她就出來了，一看我跟副司机提着大包小件的，有點莫名其妙，趕緊把我倆讓到屋里。

这女人是趙明順的老婆。我說我們倆是鉄路上的，趙明順跟我們是一个班。听說他有病了，我倆特意來看他。

“呵——”他老婆又驚又喜地，“是有病來着，可已經好了，下地拔麥子去了，家里沒人，真是呵，你們等一等吧，一会他也許就要回來，我給你們沏壺水喝。”

一袋烟的工夫，趙明順扛着一大捆麥子進家來了，我和副司机隔窗看見，就忙跑出去接。他領我們倆到屋里，怪不好意思地問道：“这是你們給買來的杏兒、汽水？”

我說：“是啊。听說你有病，大家挺担心呢！”

他的臉發起燒來，吞吞吐吐地說：“我工作沒搞好，倒惹得大家对我關心，对得起誰呀！”

這時副司机檢討自己：“趙明順，你可別这么說，伙友們在一塊，照顧關心是應該的，所不該的是上次我們批評你過火了，沒考慮你接受的程度。”

我也說：“老趙，我也是恨鉄不成鋼呵。心里光是着急，具

体帮助不够，这方面今后我得改进，你工作没搞好，我也有不少的責任！”

我和副司机这么一检讨，他可就說实话了：“我的病根本不重，一生气，才把班脱了。你們到家找我來賠不是，我这里里外外成了什么人啦！”

我說：“組里的伙計們沒拿你当外人看待呀，都希望你的病好了早點去上車。這兩天咱的‘大老黑’也沒大費煤，晚點的事也少了，你要能把心安安靜靜用在工作上，‘老八噸’的外号誰还叫？你要是人在車上，心老在家里，又惦着在車上燒火，又想着地里的麥子，脚踩兩只船，顧得過來嗎？兩头兒不但都搞不好，早晚还不掉在汪洋大海里？”

他心里乱了，兩眼發澀：“我也是進退兩难哪！不搞好工作，‘老八噸’賠煤又晚點，不照顧家里的地，我父親又上年歲了，誰能扔下不管？”

我說：“可以参加互助組跟合作社嘛，你想想，在車上把火燒好了，火車跑快了，城鄉物資一流通，拖拉机运到地里去，还不是連你家的地一塊耕着，怎么沒人管？”

他半天沒說話。那是心里在斗争哪！

第二天他上班了，把那一蒲包銀杏和兩瓶汽水也帶來了，說啥也不要，他說要是吃这杏兒喝这汽水心里慚愧。后來在具体工作中我不断帮助他，又時常对他講解社会主义工業化与農業的关系，虽然这些东西他有點懂不透，可到底在工作中思想不大開小差咧，休班的時候还跟着我擦了兩回車呢。有一天他跟我說家里那九畝地，他父親也願意入股参加農業生產合作社。我說：“那太好啦！”

好几个月过去了，轉眼就到冬天了。

天下着大雪，我們拉着一列新農具，步犁呀，拖拉机呀，滿

滿的一列，“突突突”順着白茫茫的原野跑的欢！

跑着跑着，副司机突然發現“反油壺”不下油了，怎么的？凍了，油管涼，反不上去，他急得用手老捂着。这怎么行？“大老黑”的汽缸缺油还不磨坏！我赶紧把棉襖脫下來遞給趙明順：“去，你把油管盖上，裹好它。”

他說：“这怎么行，油管上都是油泥呀！”

我說：“不怕。要完不成运输任务，老鄉們就使不到新農具！”

我看趙明順用一团油棉絲把油管都擦了，才小心地把我那件棉襖裹上咧。一会，“反油壺”就把油反上去了，我心里挺高兴。趙明順不言不語地老用眼看看我。一鍬一鍬地，火比哪天燒的都好，真是水滿汽足，火勢旺盛。

我們把这列車新農具拉到目的地的時候，來了不少老鄉親，呼呀，喊呀，趙明順在車上把眼都看直了。他在車上也呆不住了，拿着油壺赶紧下去澆油、做小修活，臉紅乎乎的，嘴里冒着气，大概他把冷都忘了。

这天跑車回來下車的時候，趙明順把棉襖从油管上解下來替我拿着，飯盒也替我提着，他啥話也不說，好像是心中有愧。我說：“你跟我上調度所看看运行圖去吧！”

“好！”他答应得挺痛快。

我領他到調度所里，調度員們挺欢迎我們，招呼我們坐下，又忙着給倒茶水喝，随后就把好几份运行圖拿出來叫我們看，还給我們直講哩！

趙明順起初看不懂，圖面上左一条綫，右一条綫，橫的豎的斜的，不知什么意思！調度員告訴他：每一条綫代表一趟列車，每天在鐵道上跑的那些列車都在这圖里表現着。這時趙明順感到有兴趣了，他一条綫一条綫的問，这列車走几分鐘？那个为啥不走咧？調度員說：“等我給你找一找記錄。”調度

員一查，說：“是因為機車放水出事故，把信號燈噠掉了停下來的。”

這時趙明順的臉“刷”的一下子就紅了。調度員沒理會這些，指着圖還直給我們講：“你看，這趟車一停不要緊，後邊這幾趟列車都跟着晚點了，國家的損失可大啦！”

我們從調度所出來，趙明順低着腦袋跟我說：“司機長啊，看起來不搞好工作可不行啊，啥事情不怪我呀，家里的事抓住我的心，簡直是把我害啦！”

這天我開完黨支部會的時候，天已經黑了，一出門，看見“大老黑”跟前影影綽綽有個人，到近處一看，那不是趙明順在摸黑擦車嗎？他為什麼沒回家呀！我沒驚動他，扭身走出兩步，聽他一邊擦着車一邊在唱小調：

多麼好的“大老黑”呀！

人們為了你呀，

替我操了心哪。

因為我兩條心呀，

把你害成“老八噸”啦，

從今我是一條心呀，

叫你“省八噸”哪！

當時我聽了這個唱詞，心說：“行，趙明順你照這樣，別說省八噸，一個月十噸也能省出來。”就從這時候起，我們包車組算解決了關鍵問題咧，小組工作一天比一天搞的熱火，全面完成小組計劃，又省煤又正點，安全行走公里也一天比一天多。別人見了面都說：“行，有你們說的。”

一九五四年七月

往好道上引

你打听的那个人就是我兒子。要想了解他，听我从头慢慢跟你說。

先說說我吧！今年五十多歲了，从“老北寧”那個時候入鐵路，在段上修車澆油的，如今算算三十多年了。解放以後，國家照顧烈軍屬和工屬，我向段上工會一請求，說明家中生活狀況，我兒子也到段上上班了。來的時候先當學徒工，後來慢慢地成了四級修車鉗工。我呢，現在是六級暖汽司爐，在鍋爐房燒火。我們爺兒倆都不閑着，各搞各的工作，家里的日子，一天比一天過得舒心。

可是，我們爺兒倆越來越别扭啦！

起初，他幹活還算不錯，二十五六歲的小伙子，做什麼都有個楞勁；後來日子一長，就變了樣啦，人家別人都找竅門挖潛力，他却背着人找邪門，叫人總操心。說得明白一些，他個人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捏不到一塊兒了。

他那叫人操心的事情，是从去年段上實行“計件工資制”以後幹出來的。

我听段長和工會主席說過，實行這“計件工資制”本是好事情，一方面可以刺激生產，突破定額，提高勞動生產率；一方面工人本身可以增加收入，改善物質文化生活，這是多勞多得，國家有利個人也有利的事。可是他沒這麼認識，他只看見“個人得利”的這一面，見了錢就有點眼紅！

剛一開始，他看老師傅們不慌不忙地一天能修四輛車，月

月拿計件超額工資。他呢，技術不高，一天修兩輛車，還得叫別人幫着，怎么也多拿不了。你說他怎么着？幹活單純圖快，怎么順手就怎么幹。照他的說法是：这么一弄，每天多出不少的活兒；活兒幹得多了，超額工資就可以多拿了。我曾問他：

“能多拿多少？”

他說：“一個月損到家也能拿個七元八元的。”

我說：“多拿超額工資倒沒什麼，多勞多得，這是國家的工資政策；不過咱必須把車輛修好，要不，就對不起國家。”

我雖是這麼說，他可沒記在心裡，為了多拿超額工資，他幹活一個勁地盲目圖快，呼嚕呼嚕地，累得順脖子流汗；把他自己的活兒幹完了，還滿處張羅着幫助別人。

幫助也是瞎幫助呀，幹的那個活，質量一點也不保證，可有一樣，他幹的活都寫在他的工時賬上，到月頭好多拿超額工資。

一回好，兩回行，日子長了，誰都看他幹的那個活兒不地道，再也沒人叫他“幫助”了。他到哪個伙友跟前，哪個伙友就會說：“去吧！先把你自己的活兒幹好，再來幫別人！”當時弄得他臉頰紅，怪沒意思的。

後來車輛驗收員也老給他提意見，有時見着我也是說：“王頭，你兒子修的車，質量頂不住哇，忽視規章限度！”這還行，你怎么圖快，也不能不按章作業呀！我每天在鍋爐房燒火，跟他不在一個車間，很少接近他，只好利用下班回到家裏的時候，跟他說：“必須按章作業，認真執行技術作業過程；工作中嚴格實行復檢制度，減少反手活兒；驗收員的指導和意見必須尊重才對。”

他真聽我的話嗎？沒聽呀！每逢驗收員驗收他修的車的時候，總能驗出三件四件毛病來，再一再二再三，總是這樣，人家驗收員就跟他急了：